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目錄

漢



劉梁

辨和同論

李固

災異策對

陳事疏

援日南議

皇甫規

舉賢良方正對策

陳蕃

諫封賞內寵疏

劉瑜

陳事書

劉陶

鑄錢議

張敞

上王暢奏記

傅燮

請誅中官疏

蔡邕

上靈帝封事

幽冀刺史久闕疏

諫伐鮮卑議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郭有道碑文

文範先生陳仲弓碑

鄭康成

詩譜序

孔融

肉刑議

告高密縣教

應劭

上漢儀疏

陳琳

為袁紹檄豫州

為袁紹與公孫瓚書

臧洪

報陳琳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劉梁

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儒化大行

辨和同論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

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

劑齊也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

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

楚恭王名

審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謂鄢陵之戰不穀之罪也

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

謚法亂而不損曰厲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子囊楚令尹名夫事

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

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

恭乎大夫從之謚法既過能改曰恭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

淫暴虐無度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于乾谿殉之二

女此順而失義者也芊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不誅

惠孰大焉乃求王遇之棘闡以王歸  
王自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  
鄢陵之役晉楚對

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  
淮南子楚恭王與晉人戰

于鄢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于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罵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反以為戮臧武

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滋

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  
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其

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答云云孔子曰智之難也有

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

不恕也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不可訪于臧紇曰飲我酒吾

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

羯與共構臧紇于季氏臧紇奔齊

蓋善其知義譏其

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

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

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

庶衆也言衆事恕已而施行斯可謂

忠而有智矣

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邪回

也疾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病也

其義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

左傳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

稱解狐其讐也

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鞞以逆文為成

勃鞞晉寺人披也左

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袪及文

公歸國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卻

之難告之言初雖逆

傳瑕以順厲為敗

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侵鄭及

文公後竟成之也

大陵獲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也

管蘇

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

新序楚恭王有疾告

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還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于朝申侯伯順吾所欲

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

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李固

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官至太尉為梁冀所殺

災異策對

陽嘉二年有地震山崩火災之異詔問為政所宜故對策順帝覽其對即

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

以職成官繇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

言有德者乃今可加爵命也

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

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

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

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

阿母王聖

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

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

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

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



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  
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  
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  
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

謂宋  
娥也

雖有

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  
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  
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  
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

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  
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  
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  
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  
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  
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  
其秉威權容請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  
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

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

主

光武第  
三女

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

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  
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  
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  
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  
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  
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

出納王命賦政四海

賦布也

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

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

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

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

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絜

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時邁

之篇振詩作震

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

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起則仁

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  
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  
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  
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  
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  
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  
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  
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陳事疏

時固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

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于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

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  
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間厚純等以病免歸誠  
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  
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  
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  
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  
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

援日南議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  
等反攻郡縣順帝召公卿百官會議

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固  
為大將軍從事中郎駁議四府悉從

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  
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  
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  
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  
有瘴氣致死亡者十有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  
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  
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



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騾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

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守  
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  
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  
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  
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  
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  
舍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

皇甫規

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延熹中為泰山太守  
徵拜議郎後為度遼將軍遷弘農太守封

壽成

亭侯

舉賢良方正對策

冲帝質帝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  
偽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  
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  
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  
未聞國家有所先後

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為禍福也

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

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網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

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大賊從

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

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

以塞痛怨以答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

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

梁商女為順帝皇后女弟

又為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

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

輔以儒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

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謠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謠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

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陟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

梁冀

忿其刺已以規為下第拜郎中托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

陳蕃

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官至太傅上疏請誅曹節王甫等為節等所害

諫封賞內寵疏

時桓帝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

百餘人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

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

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

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

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

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

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

楚女悲而西宮災

公羊西宮災注云時僖公以齊媵為嫡楚女廢

居西宮悲愁怨曠所生也

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

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

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

令當作今

皆謂獄繇

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

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

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

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劉瑜

字季節廣陵人桓帝延熹中拜議郎嘗武欲大誅宦官引與同謀武收瑜亦被誅

陳事書

瑜初舉賢良方正上書陳事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  
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閱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  
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  
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漣如  
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  
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

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胄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

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

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

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

左傳天有六氣淫生

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

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詩小雅采芣篇詹至

也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婦人所以怨曠也

怨曠作歌仲尼所錄况從幼

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

妖書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

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

隕之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王信諍而繫之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降霜齊莊公裝宮杞梁殖戰死

其妻就夫屍于城下况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

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

時令月令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

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

情賕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

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陞

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

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

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

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

古者天子有諫臣七人謂三公

及前疑後承

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

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  
感祥風矣臣慙慙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惛悖  
劉陶 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王勃之後  
靈帝時爲御史以切直忤宦官下黃門北寺  
獄按驗急遂  
閉氣而死

鑄錢議

時陶遊太學會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  
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

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  
乃上議帝竟不鑄錢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  
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

武旅  
周武

王之旅鬼得水  
葉言喜悅也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

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

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

養之道先食後民

葉民當作貨

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

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

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

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

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

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

詩曰大賂南金

和玉卞和之玉也

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

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

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賈誼之言

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

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冶鑄之議

鑿刻也。口結反。

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

之所憂

說苑孔子行游中路問哭者聲甚悲避車而問之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夫吾少好學周徧天下

還後吾親亡是一夫也事君驕奢不遂

瞰三光之文耀

是二夫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夫也

視山河之分流

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誦食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



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

惑者矣臣嘗誦詩至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詩

雅鴻鴈之篇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言壞滅之國  
徵人起屋舍築墻壁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  
百堵同時而作也

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

乎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

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  
子欲嫁乎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  
無識也豈為嫁故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見白駒

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小雅白駒之詩皎皎白駒食

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

白駒喻賢人也。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監寐，猶寤寐也。

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饑及

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

役夫謂陳

涉起薪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

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

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

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潰而亡也？蓋言從中發潰爛也。

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絰織枯之

末。

函牛之鼎，謂大鼎也。絰，掛也。○絰，胡賈反。

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

者也。

小雅大東之辭。

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

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張敞

王暢功曹

上王暢奏記

暢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其豪黨有聲穢者莫不糾發搜治臧物或

至發屋伐樹埋井夷竈豪右大震敞奏記暢深納之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

縋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

溫厚

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視人如子其化大行

仁賢之

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  
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為  
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  
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  
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  
里侯服南陽去  
洛千里故曰侯甸南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  
后鄧后並新野人  
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  
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

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

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

為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

虞芮入境讓心自生

文王為西伯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人有

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曷為取辱遂相與讓不見西伯而還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傅燮

字南容北地靈州人官漢陽太守金城賊王國等圍漢陽燮殉難

請誅中官疏

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猶

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

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  
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  
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  
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  
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  
豎弄權忠誠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  
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  
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

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  
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

白起賜死於杜郵

陛下宜思虞

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  
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  
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  
也

蔡邕

字伯喈陳留圉人為郎中校書東觀董卓辟  
拜侍御史遷尚書卓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

死獄

中

上靈帝封事

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  
順電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

及民制書引咎詔羣臣

各陳政要所當施行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

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

霹靂  
陽氣

之動也○  
辟普歷反

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

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

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

府及備朱衣

宰府謂司徒橋玄  
府朱衣謂祭官也

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



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疎廢

解除猶謝過也

故皇

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  
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  
夫權不在上則電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  
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  
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  
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  
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

季夏之節迎五帝于郊

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

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于其方

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月祭中央帝也

所以導致神

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

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

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污

小污謂病及死也

屢生忌故竊見南郊

齊戒未嘗有廢至于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

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

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

章帝元和二年議修

山川百神屋祀以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東嶽岱宗為人祈禱前後制書推

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

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室之

門無廢祭之文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也

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

其中耳

有死于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

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

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二事臣聞國

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

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  
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于朝陛下親政以  
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  
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恃德隱之言三  
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  
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  
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  
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

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  
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  
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  
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臯懷瑕與下  
同疾網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  
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

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

為舉謠言者也

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  
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

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  
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  
清平章賞罰

平和也  
章明也

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

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五事臣聞古者  
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  
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  
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  
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

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士競利作  
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  
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

時召諸生能為文賦者侍  
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

行之徒待制鴻都門下喜陳  
閭里小事帝悅之優見擢用

臣每受詔于盛化門差次

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  
改但守奉祿于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  
宣會諸儒于石渠章帝集學士于白虎通經釋義其事  
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以

為致遠恐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六事墨綬長吏職典  
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  
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  
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  
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  
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偽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  
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  
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



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

恒當作桓謂桓帝后也祖謂將葬祖祭于庭載升桓于車也

東郡有

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

與大馬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邕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

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幽冀刺史久闕疏

靈帝熹平中行三互法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

為官也于是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帝不省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議為名職以郎為貴知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歎憂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家瞻伏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辦於二

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  
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  
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  
元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  
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為寇虜則誅之不  
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  
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

時天下分為十三州言十一州之人皆有婚姻往來如  
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迴避轉拜

平原相也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

用狐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

吏初除詔書治嚴

治裝也

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

誠非其理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由

明禁約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畱闕

邪昔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為內史

為梁

內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

買臣吳人

宣帝

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

家召為冀州刺史

故河東人

安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

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蠢將為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悽悽瞽言惟陛下留神再省

三省

諫伐鮮卑議

靈帝時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歲被鮮卑抄略熹平六年北地太守

夏育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未許會護羌校尉田晏先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中常侍王甫為請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與育并力討賊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邕上議帝不從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閼顏瀚

海之事

閼顏山名  
○閼音佃

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

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

遠略志開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

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

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

武帝時私鑄錢賣鹽者鈇左趾榷專也官

自責酒人不得賣也緡絲也緡錢二千二百算一民不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

民不

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

鈇鉞而並出

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仗斧分部逐捕

既而覺悟乃息

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

封丞相車千秋為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

故主

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

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  
並乏事勞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  
兵十萬才力勁健益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  
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  
於匈奴昔段頗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  
育晏育夏育晏田晏才策未必過頗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  
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  
衆人轉運無已是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



手足之蚘搔

蚘音介 搔新列反

中國之困胸背之療疽

療必方 燒反

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

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

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

虞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螳校寇

螳音以

計爭往來

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盱食乎

盱晚也今

當作令

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眾所謂危聖人

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

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

校報也

如使越人蒙死

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

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  
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  
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  
略李牧趙北邊良將謹烽火邊無失亡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嚴尤諫王莽伐匈奴  
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  
矣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楊公名賜字伯獻

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惟司徒之孫震太尉公

秉

之脩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肆勤式建休勲啓洪範

公祇服弘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不戒  
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洎在辟舉先志載言罔不  
攸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祿逮作御  
史允執國憲納於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師孔閑  
羣公以舊德碩儒道通術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  
露寢敷典誥之精旨達聖王之聰獻帝以機密齊栗常  
伯據任鮮克知臧以釐其采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

以熙庶績天地作險國家丕承軍門祛禁式遏寇虐命  
公再作光祿亦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  
嚴嚴大理惟制民命命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  
惟明折獄蔽罪于憲之中

按本傳賜拜尚書令數日出  
為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

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車陶不與焉蓋各之  
也遂因辭以持進就第公實未為廷尉也亦惟三禮

六樂國之元幹命公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人  
以和永世豐年溥天率土而衆莫外命公作司空公唯  
戢之翌明其政時惟休哉惟天陰隲下民彝倫所由順

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時惟休哉昭孝於辟雍命公作三老帝躬以  
祇敬遵有虞於上庠茫茫大運垂光烈曜命公作太尉  
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惟休哉帝欲宣力于四方公則  
翼之辟道或違公則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  
天子丕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勲用授爵賜封侯于臨晉  
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帝乃震慟執書以泣命于左中郎  
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諡

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即世

賜亮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祔服賜錢

三百萬贈五百疋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梓嶺遂階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切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衮職須難又寧雖受茅土未答朕勲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馬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駙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公卿以下會葬諡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肆其孤彪敢儀古式

昭銘景烈銘曰天鑒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勲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脩其祖武化洽羣生

澤霑區字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為邑河渭建茲土封申  
備九錫以祚其庸位此特進于異羣公昔在申呂匡佐  
周宣崧高作頌大雅揚言今我文烈帝載用熙參光日  
月比功四時身歿名存永世慕思

郭有道碑文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

界休縣名

其先出自有周

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

謂之郭即其後也

號叔為文王卿士穆昭穆之穆也咨謀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



而命之氏郭古文  
號字林宗其後也

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

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

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

隱括足以矯時

隱占也括度也矯正也言占度事理足以矯正時俗之非

遂考覽六

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

言之未絕

圖河圖也緯六經及孝經皆有緯帝學國學也

于時纓綬之徒紳珮

之士望彤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

海鱗介之宗龜龍也

綬纓冠飾也紳大帶也凡帶必有佩玉謂在朝及儒學諸生皆宗之

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

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

休美之也

遂辟司徒掾

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

鴻涯即洪崖仙也

巢許巢父許由也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

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

融厚也

凡

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

言念之不  
容置也

乃相

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

惟思也不朽之事  
謂將謀立碑也

僉以

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

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問顯於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

撫拾也

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

觀其高

高叶音告

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

謂司徒辟為掾也幾數也○招叶去聲

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召貢謂公卿辟之而州郡

貢之也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曜嗟爾來

世是則是效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邕有陳太丘碑文選所錄是也又有陳太丘廟碑銘

文範先生陳仲

弓銘今選一首

君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其先出自有虞氏中葉當周之盛德有媯滿者武王配以太姬而封諸太昊之墟是為陳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土遂以國氏焉世篤懿德令聞不顯君膺三靈之清和受明哲之上姿憑先民之遐迹秉玄妙之淑行投足而襲其軌施舍而合其量

夫其仁愛溫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寬裕足以包覆無  
方剛毅強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世心  
先生有此四德者故言斯可法行斯可樂動斯可象靜  
斯可效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  
模範從其趣尚戾狼斯和爭訟化讓雖嚴威猛政迫以  
刑戮未若先生潛導之速也其立朝事上也恭順貞厲  
含章直方無顯諫以彰直不割高而引長常幹州郡腹  
心之任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然後德立

名宣蓋于當世辟司徒府納規陳謀匡弼三事人用昭

明台階允寧遷聞喜

縣名

長清風暢于所漸儉節溢於監

司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即解綬去復辟太尉府遷太丘

縣名

長民之治情斂慾反於端懿者猶草木之偃於翔風

百卉之挺於春陽也以所執不協所屬色斯舉矣不俟

終日辟大將軍府道之行廢有分於命乃罹密網以就

禁錮潛伏不試十有八年大忌蠲除

黨禁解也

舉賢良方正

大將軍司徒並辟君曰七十有懸車之禮况我過諸遂

不應其命容止法度老而彌壯凡所履行事類博審不  
可勝數略舉首目其實錄記在乎其傳春秋八十有三  
中平三年八月丙子卒大將軍三公使御屬往弔祠會  
葬作誄謚曰文範先生刺史太守樹碑頌德許令以下  
至於國人立廟舊邑四時蒸嘗歡哀承祀具如祖禰先  
生存獲重稱亡歆血食行修於已得斯於人固上世之  
所罕有前哲之所不過也孤嗣紀銜恤在疚敢錄言行  
終始所守乃有三友生咨度禮則咸曰君化道神速

行於有國法施於民祀典所宗鄉人之祠非此遺孤所得專也昔者先生甚樂茲土築室講誨精靈所寧紀順奉雅意遂定兆域宜有銘勒表墳墓俾後生之歌詠德音者如丘封之存斯也乃作銘曰於熙文考天授弘造淵玄其深巍巍其高剛而無虐柔而不撓誕鋪模憲示世作教君之誨矣民胥效矣道行斯進廢乃斯止鮮我顯泰既多幽否含榮取辱涅而不緇德之休明賤不為恥超邈其猷莫與方軌



鄭康成

北海高密人隱居著述稱為純儒  
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道卒

詩譜序

以其列諸侯世及  
詩之次故名譜

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辛其時  
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  
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  
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于其黨則為法者彰顯  
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

自傳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  
民共財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  
以集大命于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  
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  
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繇此風  
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  
始受譖亨齊哀公亨同烹齊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  
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  
作夷身失禮之後周夷王元年天子始下堂  
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邳不尊賢

邶栢舟篇序云衛頃公之時仁人自是而下厲也幽也  
不遇小人在側是為變風之始

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  
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  
誰賞惡者誰罰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  
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  
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勿用則被刼殺大禍如此吉  
凶之所繇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于是  
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

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于力則鮮于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孔融

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建安中為少府忤曹操意構成其罪收下獄棄市

肉刑議

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建此議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

殘其

支體而廢棄之

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

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

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

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

齊崔杼立莊公風沙

衛奔高唐以叛

伊戾禍宋

伊戾誣宋太子為亂太子縊死

趙高英布為世大患

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

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

劉向

字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

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

陳湯矯制發兵斬郅支單于於都賴

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告高密縣教

時鄭康成隱修經業杜門不出融屣屣造門告高密縣為康成特立

一鄉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

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

與加

嘉同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

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應劭

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司隸校尉奉之子博覽多聞舉孝廉獻帝時詔拜袁紹軍謀校尉時

始遷都于許凡朝廷制度百官品式多劭所立

上漢儀疏

劭刪定律令為漢儀上之帝稱善

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子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



五曹詔書

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

三公曹也

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

復音複重定容反

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

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

即東觀記

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

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璋之事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縉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旃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今云鄭人以乾鼠為璞與此說不同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齊七日端冕之衣蒙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悅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緹赤色繒也○繒音襲

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蕉萃

菅蒯蓋所以代匱也

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

不代匱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樵悴同

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

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閭聖聽唯

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

陳琳

字孔璋  
廣陵人

為袁紹檄豫州

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操失德不

堪依附宜歸紹也後紹敗琳歸曹操操曰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宥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

備歸陶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後歸曹操操表

為左將軍國相謂為侯王相國也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

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

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

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

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

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于是絳侯朱虛興兵奮

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

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

徐璜並作妖孽號餐餐放橫傷化虐民

餐餐貪也

父嵩乞匄携

養因賊假位與金輦壁輸貨權門

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乞養之賊賄略

言萬以車載賄實輸勢門而官至太尉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贊閹遺醜

本無懿德

贊喻嵩也閹謂騰也言操如種類本無美德

操狡鋒俠

言操任俠如鋒之利

也好亂樂禍幕府董卓統鷹揚掃除凶逆

幕府謂紹也董卓督也

續遇

董卓侵官暴國

侵官謂冒官也暴國謂遷獻帝于西京也

於是提劍揮鼓發

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

紹奔冀州卓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衆以攻卓

東夏渤海也

故遂與操同詔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

爪牙可任

裨師偏師也紹表操為兗州刺史授以偏師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也

至乃愚

佻短略輕進易退

佻輕

傷夷折劬數喪師徒

劬縮

幕府

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

操數敗表

師而紹專以精兵修輯之又表操領東郡

被以虎文獎賊威柄

言操實羊質而被虎文者

乃紹獎成其威福賊成也○賊子六反

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

跋扈肆行凶忒

秦將孟明數敗穆公不罪遂得敗晉報秦故云一尅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為

罪者亦冀操孟明之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

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

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

操為兗州邊讓言頗浸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

滅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

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

操為徐州刺史為陶

謙所破又與呂布戰于濮陽為布所敗蹈據無所言無所依也

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

且不登叛人之黨

幹喻君也枝喻諸侯也叛人謂呂布也

故復援旌擐甲

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

擐貫也言紹聞操敗引軍擊布破之○操胡慢

切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

之民而有天造於操也

操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

後會

鑾駕反旆羣虜寇攻

時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

時冀州方有北鄙

之警匪遑離局

時公孫瓚出軍屯槃阿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刺史人衆悉叛瓚大破紹軍

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

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

幼主謂獻帝也脅劫也當御駕馭也

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

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

謁者為外臺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

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

言公卿不敢論時政但具員品

故太尉楊

彪典厯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

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

彪為司空司徒故云厯二司也時袁術作



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  
眦睚瞋目貌楚橫也榜笞也參并謂兼也五毒謂五刑  
也忒惡也言隨其情之所發  
以肆其毒而不顧法律也 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

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

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

母昆謂同母昆

弟也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

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言

樹猶合恭敬况使吏士發掘乎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

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

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冒繳克蹊坑穽

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

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

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舍容冀可彌縫而

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

言紹加意容操冀可彌縫其過使自改而終不悛也

乃欲

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

棟梁喻大臣也謂楊彪忠

正謂趙彥輩

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

謂紹征瓚時也

彊寇桀逆拒圍

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

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臬夷

彊寇謂瓚也言瓚桀

逆拒紹探暗與瓚書行人使人也謂探使自發露也

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

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天

羊殘醜消淪山谷

大軍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歌自鹿腸山斬賊于毒

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

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

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

莊子述伯

玉謂顏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螳螂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之象故云斧

隆車雷車也雷為豐隆故云隆車隧猶轍也喻操之拒紹也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

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

之勢

中黃伯夏育鳥獲皆古之力士

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泛

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

劉表為荊州刺史與紹相結宛

葉二縣名

雷震虎步並集虜庭

虜庭謂操之庭

若舉炎火以熛飛蓬

覆滄海以沃燹炭有何不滅者哉

熛燒也沃灌也燹火飛也

又操軍

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

流涕北顧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

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

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  
今漢室凌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  
之勢方畿之內簡鍊之臣皆垂頭塌翼莫所憑恃雖有  
忠義之佐脅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  
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  
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  
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  
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

違衆人而  
助叛逆也

舉以喪名為天下笑

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

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

張繡以軍功遷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州

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

羅落布列也

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

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

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

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

如律

令謂當連行也

為袁紹與公孫瓚書

紹與瓚相攻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欲以弊紹

紹遣將攻之連年  
不能拔故與書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

伯夷叔齊言  
如兄弟也

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

紹攻  
韓頤

于冀州以書要瓚引  
兵助之紹得冀州

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

初平二年  
瓚以從弟

越故引兵攻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  
範遣之郡此事在後紹持笇于前以見已之理直渤海

在幽  
州南

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

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慮以好易

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

瓚與劉虞有隙而虞子和在袁  
術所瓚遣從弟越將千騎詣術

陰令執和而袁紹又與術離貳時術以孫堅為豫州刺史紹更以周昂為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術遣越助堅攻昂此所謂犯暴豫州也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以飛矢迸流

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為薦

書懇惻冀可改悔

越為袁術所遣本不聞瓚紹蓋知之故遺書訊瓚

而足下超

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貴弟殞

於鋒刃之端

越攻昂為流矢所中而死

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

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

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泚上

越死瓚怒曰余



弟死禍起於紹遂出屯兵磐河進攻冀州泚水為冀州所屬地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

辭不獲已以發界橋之役

紹自出拒璦與璦戰于界橋南

是時足下兵

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强弱殊科衆

寡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北因壘飽穀

璦兵

三萬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承之璦軍大敗

此非天威隸謀福豐有禮之符

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蚩賊以焚燕  
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  
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

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

璜復遣兵擊紹至龍湊擊破之龍河即龍湊也

自此以

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顧

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

紹與璜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

年士卒疲困

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

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

順簡書

紹以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璜後與紹和親各引兵去

弗盈一時而北

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

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

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異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怒衆叛親離牙然無黨又烏桓滅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

始劉虞在幽州能以恩信結烏桓鮮卑瓚攻殺虞據幽州興平二年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起

兵報仇迎虞子和與紹將麴義共攻瓚破之鮑丘瓚徙鎮易京

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

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

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  
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  
行乃界橋舉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鑄金紆  
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  
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  
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  
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  
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

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  
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  
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

璣不

答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璣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  
火為應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設伏擊大破之璣乃  
自殺

臧洪

字子源廣陵射陽人

報陳琳書

洪初為廣陵太守張超功曹甚見愛信超遣洪詣劉虞道絕因寓于袁紹

紹以為青州刺史徙東郡太守曹操圍超于  
雍丘洪聞之勒兵請紹救超紹不許超遂破

滅洪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不下使洪  
邑人陳琳與洪書喻以禍福洪答書城陷見  
執不屈  
紹殺之

隔濶相思發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  
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比頻也述叙禍福公私切

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于大道不達余趣哉是  
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褊心初識鄙性重獲  
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  
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鄉與程子相遇于塗傾蓋而語恩深

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

主人之旗鼓

洪常寓于紹故謂之主人也

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

撫弦搦矢

搦捉也女卓反

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

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

或曰悔當作益

受任之初

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

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

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

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

者側席去者克已

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已自責不責人也

則僕抗季札

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

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

昔張景明登

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

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

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

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

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

其意從紹求去

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

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



除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

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

國故也

左傳云君子違不適仇國違奔亡也

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

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

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

崔杼殺齊莊公欲劫晏子與盟以執拘其頸劍承其心  
晏子曰劫吾以公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太史

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  
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殺執簡而往聞既書

矣于是  
乃還也

故身篆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

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

下何圖築室反耕哉

左傳楚子圖宋築室反耕言築室于宋反兵耕田示無還意也

但

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

伯珪公孫瓚字

張揚飛燕旅力作

難

張揚雲中人何進令于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揚遂攻上黨仍略諸縣衆至數千與

袁紹合張燕常山人聚少年為羣盜衆萬人燕慄悍捷速軍中號為飛燕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北鄙

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

股肱猶手足也言北邊有倉卒之急

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救耳

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

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

念黃巾之合從耶昔高祖取彭越于鉅野

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

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

光武創基兆于綠林卒能龍

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

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于境外臧洪投命

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主

盟主謂袁紹也

臧洪策名于長安子

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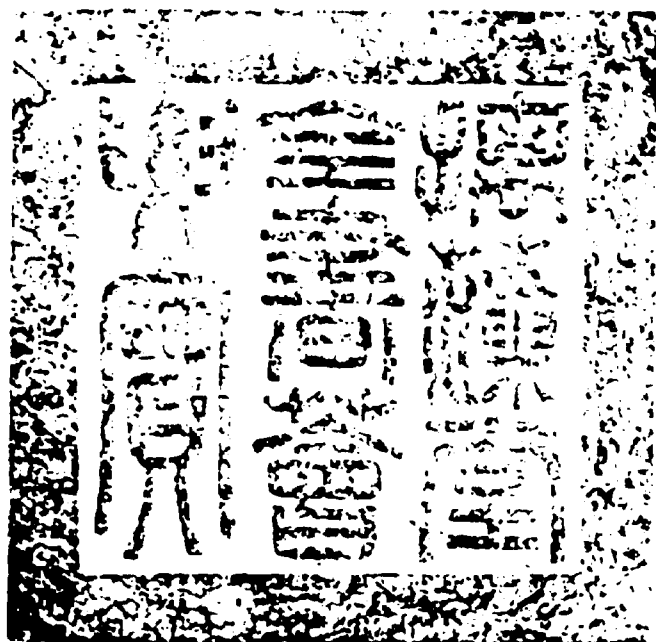
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按西京承戰國先秦之後故其文雄隋多奇朝賈諸疏是也承平既

久士氣蕭弱見之於文章者為嘽緩曼行而不振東漢因之文體日趨駢儷已濫觴晉魏六朝豈風氣使然有

不能過者乎昔司馬遷文尚奇氣故公孫弘董仲舒傳  
不錄其對策而班固收之東漢之書成於范蔚宗其所  
援述時人書疏多更刪潤三書者遂各成一代之文則  
自班蔡諸家而外名為東漢已是晉宋人手筆矣然以  
光武愛好經術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明帝臨雍拜  
老親御講堂章帝大會諸儒稱制論決由在上之振勵  
其時耆名高義編牒不下萬人不慕盛哉嘗謂東漢人  
矜名節談仁義師弟傳經期足明理而已與夫西漢大  
師相授受為發策決科取青紫者不侔也至魁壘耆碩  
正色立朝封事屢上讀之有使人歎歎衆涕不已者其  
為益於名教甚矣豈異時杜欽谷永輩淺儒所可望哉  
而郭泰黃憲徐穉之倫文辭不概見其所存更有出於  
辭章訓故之外者此  
又論世而知之者也

##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舉人臣吳之承